

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美平衡外交

焦一强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甘肃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 苏联解体后, 基于新独立国家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吉尔吉斯斯坦充分利用俄美在其国家的利益追逐推行大国平衡外交。客观地讲, 吉俄美平衡外交虽说为国家转型在政治经济上提供了国际资源支持, 但在俄美矛盾中求生也给其国家政局稳定带来了巨大灾难。本文从转型的视角揭示吉俄美平衡外交的动因、本质特征、成就与问题, 探寻其未来走势。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 美国; 平衡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10)05-0067-06

2009年2月初,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会谈后宣布将关闭美国驻吉玛纳斯空军基地, 并限期美军在180天之内撤离该基地。然而, 就在“逐客令”下达后不到180天, 吉态度又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6月22日, 吉美双方重新签署《关于在玛纳斯国际机场设立货物中转中心的协议》, 美军事基地转眼间“变脸”为“货物中转中心”, 而它在吉实质性的军事存在并未改变。作为个案, 吉在处理玛纳斯基地关闭问题上对待俄美态度前后不一的戏剧性变化, 仅仅是其多年所奉行的俄美平衡外交的一个缩影, 导致其两难抉择的深层动因则在于独立后国家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事实上, 吉独立来政局多变, 且自2005年以来之所以接连遭遇暴力“革命”的袭击, 成为中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国家, 原因固然很多, 但无疑与活跃在其国内政治背后的俄美影子不无关系。本文将就转型期吉俄美平衡外交的动因、本质特征、成就与问题, 以及该外交战略未来的走势进行分析。

一、吉在俄美两个大国之间 寻求平衡的动因

由于长期遭受外来帝国的人侵和征服, 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几乎没有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苏联解体后, 伴随着国家独立吉开启了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全面转型历程。然而, 由于长期缺乏独立治国的经验, 加之独立后一系列现实问题和历史传统交织在一起, 使得吉国的转型显得尤为复杂与艰巨, 从而决定了其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倚

重俄罗斯与美国这两个大国。

1. 与绝大多数后苏联国家一样, 吉民主化政治转型的价值取向与终极目标和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轨的参照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谈及独立后内政发展的主要方向, 吉前总统阿卡耶夫早在苏联解体前夕1991年10月下旬访美与时任总统布什会晤时就表示吉将“坚定不移地奉行民主社会模式的方针”^[1]。在1992年2月美驻吉大使馆开馆仪式上, 阿卡耶夫再次重申, 吉美有相同的价值观, 并表示要把私有制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置于优先地位。谈及独立后的经济政策, 阿卡耶夫说: “苏联解体后, 吉经济政策有两种选择: 要么是在已遭到破坏的计划经济的废墟上继续实行这种强制性的政策; 要么是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激进改革。对我来说, 有一点很清楚, 除市场经济别无选择, 因为二百多年的市场经济证明了其在许多国家的活力, 同时也证明了其比苏联行政命令经济体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2]⁹¹于是, 在确立政治转型的目标时吉选择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 在实施经济转轨时阿卡耶夫利用总统权威积极推行与“华盛顿共识”相符的经济改革。

2. 吉虽说国家转型的目标诉求是西方, 但吉俄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渊源决定了吉转型期国家的发展绕不开俄罗斯。自1757年首批天山吉尔吉斯人迁往西伯利亚, 上书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寻求庇护并接受帝俄国籍始, 吉俄关系已走过了两个半世纪的历程。尤其是苏联时期, 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与联盟中央如出一辙。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了苏联的法定继承国, 虽说原有的政治关系被割断, 但传统联系依然存在。历史惯性的巨大

收稿日期: 2010-06-24

作者简介: 焦一强(1965—), 男, 陕西洛南人, 博士, 副教授, 从事中亚问题研究。

力量使得吉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视俄罗斯为主要依靠和追随的对象。无论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总统都在不同场合表示,俄罗斯是吉尔吉斯斯坦对外关系最优先的方向之一。事实上,长期以来吉一直是俄所倡导的诸如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国际或地区组织的积极追随者和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讲,吉政治与经济转型的模式可谓是俄罗斯的翻版。受俄影响,吉国家转型的激进与激烈程度均处于中亚国家前列。吉是中亚唯一在经济改革领域率先接受并照搬俄“休克疗法”的国家。俄1992年1月1日全面开放物价,吉紧随其后于1月4日实行物价全面开放^[3]。吉议会权力格局中巴基耶夫“总统党”坐大的现象其实就是模仿俄议会的结果。

此外,目前在吉俄罗斯人有大约60多万人,占吉人口总数的12.5%还要多,为吉第三大民族。更主要的是俄罗斯族以其较高的文化素养及技术水平对吉国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持。同样,苏联解体后吉国的贫穷落后致使大量吉尔吉斯人背井离乡,远赴俄罗斯打工。据相关资料统计,截止2006年吉人口大约为530万左右,而在境外打工的劳动力移民大约有100多万人,其中就有70多万人在俄罗斯^[4]。因此,跨境民族与移民问题是吉发展对俄关系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3. 地缘因素是吉奉行俄美平衡外交的根本动因之所在。吉是中亚小国,周边被哈乌两个地区大国所包围,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差,能使国家真正快速致富的矿产资源并不多。苏联时期吉就一直是中亚地区经济最落后的加盟共和国之一。独立后,这种情况并未明显改变,从而使得吉对俄美双方都得罪不起。诚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亚相对富裕的国家不完全听从西方的建议……哈萨克斯坦就是如此;而那些中亚穷国,则不总是认为自己也那么游刃有余。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如此。”^[5]⁴² 俄虽经济实力不如美国,但对吉同样具有不可替代作用。单就独立后因国防力量弱小,吉国家安全就很难脱离俄罗斯的保护,直到2002年之前吉边界一些地段一直由俄边防军来守卫。至于俄核保护伞的战略意义对吉就更是不言而喻了。

总而言之,转型期自身国情以及传统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因素是吉选择在俄美两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外交的原动力。正是由于考虑到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和独立来的地区小国地位,吉立国伊始就立即打出中亚“民主岛”的政治招牌,以便为国家独立发展争取更多的政治理解和经援。在西方政治家眼

里,吉是中亚地区最民主的国家,阿卡耶夫也曾被誉为是地区最开明的总统。这样,吉从这种自我树立的民主形象中大获益处,西方尤其美国的道义支持和外援源源不断地流入吉国。与此同时,传统的影响力和地缘环境使吉绝不可忽视俄罗斯。诚如阿卡耶夫总统所言的那样,吉在近处依靠俄罗斯,在远处则依靠美国支持^[1]。

二、吉俄美平衡外交的本质特征

综合上述相关动因分析,本文认为吉俄美平衡外交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灵活利用其地缘优势及俄美两国在吉利益追逐,左右逢源,尽可能地与俄美保持紧密关系,在两者之间谋求均势,从而达到为吉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目的。冷战结束后,中亚地缘战略意义再度凸显,而吉在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特殊地位。吉虽说是一个面积不足20万km²,人口只有500多万的山地小国,但却位居中亚中部,除土库曼斯坦外,其余中亚国家均与吉毗邻,首都比什凯克距阿富汗643km,距哈萨克斯坦仅32km,距中国只有321km。吉优越的地缘位置对于大国以此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其影响力来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加之开放的社会环境是俄为确保其中亚后院安全以及美为在中亚地区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而看重并积极介入吉国的重要缘由,同时也为吉利用俄美博弈谋求利益好处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如前所述,吉转型期自身国情决定了其必须小心翼翼地在俄美之间寻求平衡。就像吉前总理库洛夫所言的那样:“我们必须对所有的人说‘是’,美国人给我们钱,俄罗斯人给我们工作。吉国公民从俄罗斯带回来的收入将近占国家预算的一半。俄罗斯还向我们提供燃油和供暖,我们不能惹恼莫斯科。”^[6]

2. 非对抗性和游离性是吉俄美平衡外交的又一特征。吉俄美平衡外交具有灵活务实的特性,即对俄美亲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自身需要和利益不断进行调整。冷战后苏美矛盾演化为俄美矛盾,美国的经济优势和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力都是吉渴望利用的不可或缺的国际资源,面对两个矛盾积怨甚深的大国,吉所采取的是游走于二者之间,利用其矛盾,而不是联俄抗美或者相反的非对抗性策略。不过,吉在俄美之间的游离具有阶段性,即在某一时期可能会倾向一方而疏远另一方,但这种情势决不会持续时间太长,很快会转向受冷的一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奉行亲西方“一边倒”外交,对中亚穷亲戚采取甩包袱态度,为吉美亲近创造了机

遇, 美国对吉国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1993年美国总统顾问泰勒伯特访吉在对阿卡耶夫改革成就大加赞赏的同时暗示, 西方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美总统顾问还特地断言: “吉人均获得的援助将要多于别的国家”^[7]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由于吉效仿地区别国实施总统集权, 被西方指责为民主倒退, 由此导致吉西倾现象有所改变, 开始重视包括中亚在内的独联体。新世纪普京执政后加大了对独联体外交的力度, 吉俄关系开始大幅度向前迈进。与前些年风靡一时的后苏联国家“颜色革命”不同的是, 2005年发生在吉国的“郁金香革命”可谓是一个特例, 并未出现“去俄罗斯化”现象, 而美国反倒因插手吉“颜色革命”使得吉美关系有所冷落, 以至于“革命”后吉国内要求关闭玛纳斯基地的呼声时有发生。2009年吉在关闭玛纳斯基地问题上前后不出半年而态度大相径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其平衡外交的游离性。

3. 就总体态势而言, 吉俄美平衡外交具有层次性, 而非等距离。关于这一点主要取决于血浓于水的吉俄关系以及俄在吉具有无可替代的传统影响力。从帝俄到苏联近两个半世纪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吉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俄罗斯化。正如俄驻吉前大使什马金所言: “目前吉不仅是我们在独联体内部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盟友和伙伴, 而且是一个说起‘俄罗斯’一词时具有特别渴望的国家。……大凡从莫斯科来的人感到惊奇的是, 在俄罗斯之外还有这么一个生活中俄语随处可见并充满着俄罗斯味的国家, 俄罗斯精神像从前一样依然在此受到尊重……大部分广告上写的是俄语, 办学标准与俄罗斯如出一辙。”总统巴基耶夫也曾在一次访谈中直言不讳地指出: “吉俄人民总能结成一种特别亲热的关系, 我倒是想把它说成一种亲戚关系。”^[8]除官方外, 吉普通民众亦对俄有着较高的亲和力和认同度, 这从“颜色革命”后一系列民意测验中均可得到明显体现。在就“哪个国家对吉影响最大”的调查问卷中, 90%的吉尔吉斯斯坦人认为是俄罗斯; 在就“是否允许俄保留在吉坎特空军基地”的调查问卷中, 91.1%的人回答了“是”, 而对允许美国保留在吉军事基地的回答仅有40%是正面的^[9]。在2008年11月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中, 对“您最希望扩大哪个国家未来在吉以下领域的影响”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是: 在经济领域俄罗斯76.7%、美国35.6%、中国14.8%; 在军事领域俄罗斯86.8%、美国30.0%、中国6.5%; 在人文合作领域俄罗斯56.7%、美国35.5%、中国6.9%^[8]。

可以说, 上述情况是决定吉俄美平衡外交层次

安排上重心偏向俄罗斯的历史和社会民众心理基础, 从而决定了该政策的非等距离性, 也是俄罗斯在吉国的实际影响力远远大于美国的根源所在。这同样反映在吉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中。早在苏联解体前1991年7月21日吉俄两国签署《关于吉俄国家间关系条约》时阿卡耶夫总统就宣称: “俄罗斯未来的道路就是我们吉尔吉斯斯坦所要走的路, 因为这是民主之路, 是人的尊严恢复之路。”^{[2]123-124} 2005年10月1日, 吉前总理库洛夫在访俄期间接受《独立报》采访时则表示: “目前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以俄罗斯为目标。我们十分关注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 有时甚至超过我们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但我们不同意俄新闻界对我们这样的描述: 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俄罗斯是我们的头号朋友。诚然, 俄罗斯是我们的头号朋友, 但不能因此就说美国是我们的敌人。美国的确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但却是像其他国家一样应该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 当然, 俄罗斯是我们的优先方向。”^{[10]106}

三、吉俄美平衡外交的成就与问题

(一) 吉俄美平衡外交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1. 保证了吉国家转型, 尤其是政治转型的前提条件——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运作。政治转型在后苏联国家转型中占据着最为突出的位置。确立并实现西方式自由民主宪政体制是吉政治转型的终极目标, 而该目标的实施首先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依托, 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西方学者埃里克·布斯鲍姆说: “与任何其他政体形式一样, 自由民主政体需要一个能保证其实施的政治单位, 这个政治单位通常是‘民族国家’。在不存在这种单位的地方, 自由民主政体是不适用的。”^[11]如前所述, 吉缺乏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 苏联解体后才开始了其真正意义上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事实上, 吉政治转型与民族国家建构是叠化在一起的同步进行的过程。而苏联及此后的俄罗斯对吉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苏联时期包括吉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虽说名义上是“主权国家”, 但变形的联邦制使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仅是苏联的一个行政区划而已。尽管如此, 对于失却“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吉尔吉斯人来说, 形同虚设的苏联联邦制, 乃至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民族国家划界使中亚各共和国具备了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和某些特征, 并使人们心中有了模糊的民族国家的概念, 从而为建立名副其实的独立主权国家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难怪在谈及苏联给予吉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和

贡献时,前总统阿卡耶夫不无感激地说:“苏联时期吉尔吉斯人民的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尽管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但同时也具有极其巨大的正面后果。且不必说吉尔吉斯民族免遭种族灭绝,单就苏联花巨额经费来帮助共和国进行的文化建设这一点来讲,就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敬佩之情。吉尔吉斯社会由此形成了政治、国家甚至是法制意识。”^[12]后苏联时期,来自俄罗斯民主派的支持对引导吉走向独立功不可没。为此阿卡耶夫曾动容地说:“是上帝和历史将俄罗斯赐予我们,没有莫斯科的支持我们便根本无法获得自己的主权,正是新的民主的俄罗斯才将我们引向主权国家的发展道路。”^[13]

美国虽说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对吉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构筑作用,但苏联解体第二天吉美双方就确立了外交关系,时隔仅一个多月,美驻吉使馆在比什凯克开馆,这是吉独立后的第一个外国外交机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时承认吉独立并与之建交对其获得国际法主体资格具有极大的推助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对吉政治转型价值观和国家发展方向的理解与支持,使其民族国家身份短时间内被国际社会认同和接纳。

2. 推行俄美平衡外交使吉获得了巨额经济援助,这是确保吉转型期国家正常运转和社会发展的

物质前提和基础。苏联时期吉经济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独立后“休克疗法”式激进经济转轨又将吉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生产严重下滑,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使百姓一夜之间跌入痛苦生活的万丈深渊之中。有关资料显示,吉1991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2%,货币发行比1990年增加了8.3倍,1992年消费品价格是1991年的10.5倍以上,1993年第一季度,吉通货膨胀率36%,高居中亚之首。居民月平均养老金仅折合2~3美元^[14]。据1999统计数据,吉人均获取的外国贷款为54美元,创独联体国家最高记录^[15]。截止2005年第一季度末吉外债已超过20亿美元,基本相当于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6]。故多年来外界一直盛传吉是靠外债生活绝非言过其实。

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对吉克服经济转轨的困难就显得尤为重要。受美国影响,1993年5月,吉在世行“稳定宏观经济项目”的支持下,率先采用了本国货币和自由贸易制度;1998年第一个加入世贸组织,这在后苏联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就接受经济援助的情况而言,美国是吉最主要的“输血者”,以美国在《自由促进法案》账户下对中亚各国经援状况为例,表1反映了吉受援明显超出地区其余国家,尽管就人口而言吉是地区最小的国家。

表1 《自由促进法案》帐户为中亚国家提供援助资金

年份	万美					总计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2005	2670	3510	2450	650	3150	12430
2006	2480	2900	2380	500	1780	7808
2008(申请额)	1440	2380	2690	550	850	7910

Curt Tarnoff. U. S. Assistance to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 C.: CRS Report Order Code RL. 32866, Library of Congress, Update March1, 2007: 6.

2006年,世界银行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帮助吉改革国家管理体制^[17]。2007年8月,在经历了美国三年的严格筛选和考验之后,吉又正式加入了美国的“千年挑战计划”。2009年6月吉之所以反悔并在对玛纳斯基地进行涂脂抹粉的改造后允许美军继续存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将玛纳斯基地租金从每年的1740万美元大幅提高到6000万美元,且华盛顿还打算投入3660万美元扩建玛纳斯机场,又准备投资5000万美元用于吉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保证将通过第三方土耳其向吉投资10亿美元。

俄罗斯虽说不如美国财大气粗,但出于维护其在中亚后院地缘战略利益的需要,即便是在自身经济状况并不是太好的情况下依然在对吉经援上做了巨大的投入。从1991年到2000年,吉俄双

方一共签署了100多个经贸协定。俄罗斯一直是吉最重要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且时至今日吉依然严重依赖于俄罗斯的商品。据独联体统计委员会资料,吉2002年对外贸易额为10.722亿美元,其中俄罗斯占19.9%,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俄对吉经济投资从2000年的340万美元增加到2002年1710万美元^[10]。2006年,吉俄贸易额为8.312亿美元,占吉贸易总额的24%。2008年6月,在圣彼得堡独联体首脑峰会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会见吉总统巴基耶夫时指出,吉俄双边贸易额已突破50%。另外,俄还是吉最主要的双边信贷合作伙伴之一,它所提供的贷款要占到吉贷款总额的10%。2009年2月初,为达到促成吉关闭玛纳斯基地的目的,俄总统在莫斯科会见吉总统后宣布,俄将向吉提供20亿美元贷款

和1.5亿美元无偿援助。

3. 俄美平衡外交为吉国家制度转型提供了所必需的安全与稳定的环境保障。阿卡耶夫曾说,“我们的国家很小,我们没有任何傲气……最主要的是能使我们的国家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我们欢迎尊重我们的利益和独立,帮助我们达到既定目标的朋友……我们希望建立周边安全带和邻国友好相处,这是社会经济得到稳定和迅速发展及解决诸多其他问题的必要外部条件。”^{[2]121}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复兴,“三股势力”在中亚盛行肆虐,使该地区成为世界一个安全脆弱地带。吉虽是中亚小国,但却是一个拥有8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加之一部分国土处于素有“中亚火药桶”之称、恐怖势力活跃的费尔干纳盆地,以及仅相隔塔吉克斯坦而与阿富汗相望,使得吉国的安全形势显得尤为严峻。事实上,吉独立来就多次遭受过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活动的袭击,给国家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使得吉极为看重俄美对其国家安全的保护作用。尤其是像领土边界这样的传统安全方面吉更加依赖于俄罗斯。如前所述,吉独立多年来部分边界线一直由俄边防军协助防守,且不必说军事技术人员一直在俄罗斯接受培训。而对于像恐怖主义这样的非传统安全,吉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持积极支持态度亦是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这也是吉允许美国在其境内设立军事基地的重要缘由。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吉在中亚地区的小国地位使其怀有受地区大国安全威胁之虞。鉴于独立后国家利益凸显,中亚国家围绕着领土边界、水和油气资源、交通运输乃至一体化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常龃龉不断,因此与俄美两个大国保持密切接触有利于平衡像哈乌这样的地区大国,从而使吉在地区安全格局中处于较为有利地位。在与地区国家关系中,尤以吉乌积怨而关系不和为甚。除传统安全外,俄罗斯在维护吉经济安全方面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由于吉乌关系不和,乌经常在油气资源供应上打压吉,俄罗斯利用苏联在中亚的基础网络设施和传统经济优势,收购乌油气资源然后再低价卖给吉,从而避免了乌供应商随意抬高油气价格给吉造成困难和影响^{[5]232}。

(二) 俄美平衡外交带给吉的负面影响

吉俄美平衡外交虽说给其国家转型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和利益,但长期游走于俄美之间给其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吉之所以成为中亚地区长期不稳定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奉行的俄美平衡外交有关。

从历史上看,由于民族国家的缺失和生活方式

的差异,相对于中亚其他农耕文明国家(如乌、塔等),游牧的吉尔吉斯斯坦能体现其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较弱,更多表现为因外来势力的入侵而对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和盲目模仿。独立后,吉国家转型受俄美价值观影响堪称地区国家之最。以政治转型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吉以“中亚民主岛”的形象备受西方关注,而自90年代中期开始吉总统集权不断加强,尤其是普京俄罗斯步入权威主义道路,采取“主权和可控民主”的模式,给吉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由中亚“民主岛”的狂热追求到“颜色革命”的骤然发生,由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主臬到集权政体的回归,由对外来文明的盲从模仿到因制度“叠合”的无效性而陷入“民主—专制”的怪圈,像吉这样政治转型所表现出的大起大落、摇摆不定等现象在后苏联转型国家中并不多见。

就深层动因而言,导致吉转型期政局时常不稳与其长期游走于俄美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2005年“颜色革命”和2010年4月骚乱使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先后吞噬丧失政权的苦果,就一定意义上讲是其玩俄美平衡游戏失败的结果。与此同时,吉变动的时局常引起邻国的担忧,它们认为,吉并非中亚民主的样板,而是威胁中亚地区稳定的根源^[19]。另外,在大国平衡外交框架下盲目模仿俄美所带来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造成吉因政策决策的随意性而丧失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从而使其国家转型充满了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通过对吉独立近二十年来俄美平衡外交的分析,尽管后巴基耶夫时代的吉政权尚未尘埃落定,“临时政府”的外交走向还不明朗,但就吉国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目前状况而言,可以断定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吉俄美平衡外交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俄罗斯虽说极力否认与本次骚乱的关系,但其领导人对事件的表态、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媒体的宣传报道无不具有明显的亲“临时政府”倾向。与此同时,关于玛纳斯基地的去留问题,吉“临时政府”的表态亦是十分谨慎而模糊,惟恐得罪了美国。另外,伴随着奥巴马阿富汗新战略的推出与实施,如果2011年美国未能解决阿富汗危机而从该国撤军,则中亚安全形势所面临的挑战将会更加严峻,在此背景下吉对俄的倚重必将会加剧。然而,即便如此,同时还应该看到,转型的艰难使吉也离不开美国的经援和精神支持,尽管美对吉民主状况时有指责。总之,未来吉在亲俄的同时并不疏远美国这一态势将会保持下去。正确认识吉对外战略这一特性,对我国加强对吉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刘庚岑. 吉尔吉斯斯坦的对外关系: 历史、现状与前景[J]. 东欧中亚研究, 1996(5): 66-74.
- [2] А. Акаев. Открове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M]. Москва: 1998.
- [3] В. Воропаева, Д. Джунушалиев, В. Плоских. Из истории кыргыз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I-XIX вв.). Бишкек [M]. 2001:77.
- [4] Как остановить бегство кыргызов из Кыргызстана?[DB/OL]. [2010-03-23]. <http://www.apn.kz/publications/article5274.htm>.
- [5] 玛莎·布瑞尔·奥卡特. 中亚的第二次机会[M]. 李维建, 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7.
- [6] 思悄. 吉尔吉斯斯坦: 一夜新人换旧人[J]. 党的建设, 2005(5): 52.
- [7] Зураб Тодуа. Кыргызстан: причины, уроки, 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падения режима Аскара Акаева [J].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5(3): 16-26.
- [8] Русский с кыргызом братья наик [DB/OL]. [2010-03-27]. <http://www.easttime.ru/analitic/1/4/530p.html>.
- [9] Проект “Время Востока” [DB/OL]. [2010-03-27].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20070114213007858>.
<http://www.analitika.org/article.php?story=20070114213007858>.
- [10] Воропаева В. 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ю Кыргыз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M]. Бишкек, 2005.
- [11] 潘志平, 石岚. 民主与“革命”——“颜色革命”后的思考[J]. 新疆社会科学, 2007(2): 58-64.
- [12] А. Акаев. Раздумья на судьбоносном этапе[M]. Бишкек, 1994: 16.
- [13] Г. Рудов. Российско-кыргыз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M]. Москва - Бишкек, 2001: 5.
- [14] 刘庚岑.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J]. 东欧中亚研究, 1995(2): 30-36.
- [15] Альмбек Биялинов.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реформ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до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еще далеко[J].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1(6): 96-102.
- [16] Омаров М.Н. Кыргызстан-2005: Стратегии и сценарии развития [M]. Бишкек, 2005: 42.
- [17] Элебаева А, Пухова М. Транзит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ыргызстана (1991-2006 гг.) [J].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07(2): 79-91.
- [18] Был ли остров демократ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DB/OL]. [2010-03-29]. <http://www.ipp.kg/ru/analysis/600/>.
- [19] Кыргызстан: пример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ли угроз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DB/OL]. [2010-03-29]. <http://blog.kyrgyz.us/1899/3712/kyrgyzstan-primer-demokraticeskogo-razvitiya-ili-ugroza-stabilnosti>.

On Kyrgyzstan's Balance Diplomacy with Russia and America

JIAO Yi-qiang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Kyrgyzstan has made full use of balance diplomacy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America for the benefit of the nation due to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the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y in transformation.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balance diplomacy towards Russia and America has provided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for the transitional country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but it has also brought a great disaster for Kyrgyzstan's political stability in the conflict of the two pow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the paper tends to discuss the causes, substantive characteristics,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possible tendency of the Kyrgyzstan-Russia-U. S balance diplomacy.

Keywords: Kyrgyzstan; Russia; USA; balance diplomacy

(责任编辑: 贾 宜)